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情史類略 第十二卷 情媒類

以下仙媒

盧二舅

昔有盧、李二生，隱居太白山讀書，兼習吐納導引之術。一旦，李生告歸，曰：「某不能甘此寒苦，且浪跡江湖。」訣別而去。

後李生知橘子園，人吏隱欺，欠折官錢數萬貫，羈縻不得東歸，貧甚。偶過揚州阿使橋，逢一人草屨布衫，視之乃盧生。生昔號「二舅」。李生與語，哀其濫襮。盧生大罵曰：「我貧賤何畏？公不作好，棄身凡弊之所，又有欠負，身被囚拘，尚有面目相見乎！」李生厚謝。二舅笑曰：「居處不遠，明日即將奉迎。」至旦，果有一僕者馳駿足來，云：「二舅遣迎郎君。」既去，馬疾如風。過城南數里，路側朱門斜開，二舅出迎。星冠霞帔，容貌光澤，侍婢數人，與橋下儀狀全別。邀李生中堂宴饌，名花異木，若在雲霄。既夜，引李生入北亭命酌，曰：「兼與公求得佐酒者，頗善箜篌。」須臾，紅燭引一女子至，容色極豔，新聲甚嘉。李生視箜篌上有朱字一行云：「天際識歸舟，雲間辨江樹。」酒罷，二舅曰：「願作婚姻否？」李生曰：「某安敢！」二舅許為成之。又曰：「公所欠官錢多少？」曰：「二萬貫。」乃與一拄杖曰：「將此於波斯店取錢。可從此學道，無自穢也。」

才曉，前馬至。二舅令李生去，送出門。波斯見拄杖，驚曰：「此盧二舅拄杖，何以得之？」依言付錢，遂得無事。其年往汴州，行軍陸長源以女嫁之。既婚，頗類盧二舅北亭子所睹者。復解箜篌，果有朱書字。視之，「天際」之詩兩句也。李生具說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，妻曰：「少年兄弟戲書此。昨夢使者雲仙官追，一如公所言也。」李生歎訝。卻尋二舅之居，惟見荒草，不復睹亭臺矣。

二舅曾未顯然作伐，然陰以紅絲繫足矣。神仙從無誑語。

氤氳大使

朱起，家居陽翟，年逾弱冠，姿韻爽逸。伯氏虞部有妓女寵之，豔秀明媚，起甚留意。緣館院各別，種種礙隔，起一志不移，精神恍惚。

有密友詣都輦，起送至郊外。獨回之次，路逢青巾短袍、提笻杖藥籃者，熟視起曰：「郎君幸值貧道，否則危矣。」起駭異，下馬揖之。青巾曰：「君有急，直言，吾能濟之。」起再拜，以寵事訴。青巾歎曰：「世人陰陽之契，有繾綣司總統，其長官號『氤氳大使』。諸夙緣冥數當合者，須駕鸞陛下乃成。雖伉儷之正，婢妾之微，買笑之略，偷期之秘，凡仙交會，華戎配接，率由一道焉。我即為子囑之。」臨去，籃中取一扇授起曰：「是坤靈扇子，凡訪寵，以扇自蔽，人皆不見。自此，七日外可合，五年而絕。」

起歸如戒，往來無阻。後果五年，寵疫病而殂。出《清異錄》。

有緣自合，何須坤靈扇子幫襯。青巾亦多事矣。

以下友媒

潘法成

陳妙常，宋女貞觀尼姑也。年二餘，姿色出群，能詩，尤善琴。張於湖授臨江令，途宿女貞觀，見妙常驚訝。以詞挑之，妙常拒之甚峻。後與於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。潘密告於湖，令投詞託言舊所聘定，遂斷為夫婦。

陳詵

湘人陳詵登第，授岳陽教官。夜逾牆與妓江柳狎，頗為人所知。時孟之經守岳，聞其故。一日公宴，江柳不侍，呼至杖之，文其眉鬢間以「陳詵」二字，乃押隸辰州。妓之父母詣學宮咎詵，云自岳去辰八百里，且求資糧。陳且泣且悔，罄其所有及質衣物，得千緡。以六百贈柳，餘付監押吏卒，令善視。且以詞錢別云：

「鬢邊一點似飛鴉，休把翠鈿遮。二年三載，千闌百就，今日天涯。楊花又逐東風去，隨分入人家。要不思量，除非酒醒，休照菱花。」

柳將行，會陸雲西以荊、湖制司幹官，霽微至岳。與陳有故。將至，陳先出迎，以情告陸。陸即取空名制乾札填陳姓名，檄入制幕。既而並迎陸入，即開筵。陸曰：「聞籍中有江柳者，善謳，誰是也？」孟即呼至。柳花鈿隱眉間所文。飲間，陸越語孟曰：「能以柳見與否？」孟曰：「唯命。」陸笑曰：「君尚不能容一陳教，豈能與我！」孟因敘楊之過，陸歎慨。

既而終席，陸呼柳問其事，柳出詵送別詞，陸大嗟賞，而再登席。陸舉詞示孟，且誚之曰：「君試目此作，可謂不知人矣。今制司檄詵入幕，將若之何！」孟求解於陸，並召詵同宴。明日，列薦詵，且除柳名。陸遂將詵如江陵，見之闡公秋壑，俾充幕寮。詵不特洗一時之辱，且有幸進之喜。至今巴陵傳為佳話焉。

以下官媒

趙汝舟

樊城趙生汝舟，字君牧，年少負才，未獲佳偶。有謝姬攜女自洛陽來，寓居南曲。女名素秋，才色無雙。誓非才士，必不失身。時人為之語曰：「男中趙汝舟，女中謝素秋。」生聞之，因往訪焉。不遇。睹庭間紅梨花盛開，因題詩於壁云：

「換卻冰肌玉骨胎，丹心吐出異香來。武陵溪畔人休說，只恐夭桃不敢開。」

女歸，讀其詩，甚悔。因和云：

「本分天然白雪香，誰知今日卻濃妝。鞦韆院落溶溶月，羞睹紅脂睡海棠。」

以詩寄生，且訂晤期。

會有無賴子挾勢求歡，女不從，逐之使行，遂還洛陽。生恨快不已。適故人劉輔為洛陽太守，遣使招生。生喜，即日束裝赴之。及相見，首以謝素秋為問。劉本意慮生花柳蕩志，欲令習靜理業，得問茫然。乃偽令人征素秋侑觴，而以病死還報，冀絕其念。生歎惋不已，館於王參軍廢園，因而成病。輔為求醫，生卻之曰：「吾病非藥餌可療，除是素秋重生耳。」輔方授計於素秋，使偽為王參軍女，月夜彷徨園亭。生望之心動，遽前挑之，宛轉成好，鬱抱頓開。

久之，試期漸逼，生戀女未有行色。輔復囑賣花姬攜筐詣園，偽為奠其亡兒者。生問之，對曰：「昔王參軍有女甚美，亡瘞園中紅梨樹下。每月明之夜，往往出現魅人，吾子以是妖死。今忌日，故奠之耳。」生詢女狀貌服色相類，大懼，即夕攜寓他室。及明，遂辭輔詣臨安。輔厚贈資斧。生是歲登第，得選還鄉，道從洛陽謝輔。輔觴之，命素秋見，生大駭。輔笑述始末，生喜極。輔為治婚禮，竟為夫婦。

今傳奇有《梨花記》，或作《謝金蓮》。

姚牧庵

姚牧庵為翰林學士承旨日，玉堂設宴。歌妓羅列中，一人秀麗閒雅，微操閩音。公使來前，問其履歷，初不以實對。叩之再，泣而訴曰：「妾乃建寧人氏，真西山後也。父官朔方，祿薄不足以給，侵貸公帑無償，遂賣入娼家，流落至此。」公命之坐。仍遣使詣丞相三賣奴，請為落籍。丞相素敬公，意公欲以侍巾櫛，即令教坊簡籍除之。

公得報，語一小史黃埭曰：「我以此女為汝妻，女即以我為父也。」史忻然從命。史後至顯官。京師相傳以為盛事。

按：牧庵名燧，樞之姪也。致政家居，年八□時，夏月沐浴，有侍妾在側，公因私焉。妾前拜曰：「主公年老，賤妾倘有娠，家人必見疑，願賜識驗。」公因捉其肚圍，題詩於上云：

「八□年來遇此春，此春過後更無春，縱然不得扶持力，也作墳前拜掃人。」

未幾，公薨。後此妾果有子，家人疑其外通，妾出此詩，遂解。

馬光祖

有士人逾牆偷入室女，事覺到官，府尹馬光祖（號裕齋。）面試《逾牆樓處子》詩，士人秉筆云：

「花柳平生債，風流一段愁。逾牆乘興下，處子有心樓。謝玉應潛越，韓香許暗偷。有情還愛欲，無語強嬌羞。不負秦樓約，安知漢獄囚。玉顏麗如此，何用讀書求。」

光祖判云：

「多情多愛，還了生平花柳債。好個檀郎，室女為妻也合當。傑才高作，聊贈青蚨三百索。燭影搖紅，記取媒人是馬公。」

文士既倖免罪，反因此得佳偶。

此事不可為訓。風流太守，偶示一奇，亦何不可。

以下妻媒

西畢氏

西畢氏中歲無子，甚憂。然與妻恩愛，不忍置妾。醉後，其妻陰以侍婢與睡，即有娠，畢疑之。既產子，欲斃之，其妻以實告。乃納其婢試之，明年復產一子，遂釋然。乃感其妻。後二子濟川、濟時，相繼登進士，濟川為翰林編脩。

聶勝瓊

聶勝瓊，宋時名妓也，資性慧黠。李之問詣京師，見而悅之，遂與結好。及將行，勝瓊餞別於蓮花樓。別旬日，復作《鷓鴣天》詞寄之云：

「玉慘花愁出鳳城，蓮花樓下柳青青。清樽一曲陽關後，別個人人第五程。尋好夢，夢難成，況誰知我此時情。枕前淚共簷前雨，隔個窗兒滴到明。」

李藏篋間，抵家，為其妻所得。問之，具以實告。妻愛其語句清俊，遂出妝奩，資夫娶歸。瓊至，損其妝飾，委曲奉事主母。終身和好，無間隙焉。

字媒

穠芳亭

巨野有穠芳亭，邑人秋成報祭所也。一日，鄉耆謀立石其中，延士人王維翰書「穠芳亭」字，久之未至。有妓謝天香者，問云：「祀事既畢，何為遲留不飲？」眾曰：「伺維翰書石耳。」謝遂以身衣當筆，書「穠芳」二字。會維翰至，書「亭」字以完之。父老遂刻之石，王、謝遂成夫婦。後王戲謝詩云：

「昔日草臺會舞腰，行人無不折枝條。」

天香曰：

「從今已付丹青手，一任狂風不動搖。」

以下詩媒

陳孚

陳孚，字剛中，臺州人。至元年，曾以布衣獻《大一統賦》。初嘗為僧，以避世變。忽一日，大書所作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，云：

「我不學寇丞相，地黃變髮髮如漆。又不學張長史，醉後揮毫掃狂墨。平生紺髮三□丈，幾度和雲眠石上。不合感時怒衝冠，天公罰作圓頂相。肺肝本無兒女情，亦豈惜此雙鬢青？只憶山間秋月冷，搔首不見鬢鬢影。」

父執見之。笑曰：「此子欲歸俗矣！」即命養髮。經半年餘，以女妻之。剛中雖獲佳偶，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妹皆薄之，遂挈家人京。館閣諸老交章薦舉，竟入翰林。嘗攝禮部郎中，副梁尚書曾使交趾。至交州，賦詩曰：

「老母越南垂白髮，病妻塞北倚黃昏。蠻煙瘴雨交州客，三處相思一夢魂。」

高季迪

高季迪（啟。），年□八，未娶。婦翁周仲建有疾，季迪往唁之。周出《蘆雁圖》命題，季迪走筆賦曰：

「西風吹折荻花枝，好鳥飛來羽翮垂。沙闊水寒魚不見，滿身風露立多時。」

仲建笑曰：「是子求室也！」即擇吉，以女妻焉。

楊越漁

越漁者，楊翁女也，容貌美麗。為詩不過兩句，或問：「何不終篇？」答曰：「無奈情思纏繞，至兩句，即思亂不勝。」有謝生求娶。父曰：「吾女宜配公卿。」謝曰：「諺曰：『少女少郎，相樂不忘。少女老翁，苦樂不同。』安有少年公卿耶？」翁曰：「吾女詞多兩句，子能續之而稱其意，則妻矣。」遂以女詩示謝。女詩云：

「珠簾半牀月，青竹滿林風。」

謝續云：

「何事今宵景，無人解與同。」

又詩云：

「春盡花隨盡，其如自是花。」

謝續云：

「從來說花意，不過此容華。」

女覽詩，歎曰：「天生吾夫也！」遂為夫婦。

多引泛江湖，唱和為樂。

後七年春日，楊忽題詩二句云：

「明月易虧輪，好花難戀春。」

謝訝曰：「何故作此不祥語？」女曰：「君且續之。」謝應聲云：

「常將花月恨，並作可憐人。」

女曰：「逝水難駐，千萬自保！」即以首枕生膝而逝。

郭暖

郭暖宴客，有婢鏡兒，善彈箏，姿色絕代。李端在坐，時竊寓目，屬意甚深。暖覺之曰：「李生能以彈箏為題，賦詩娛客，吾當不惜此女。」李即席口號曰：

「鳴箏金粟柱，素手玉房前。欲得周郎顧，時時誤拂弦。」

暖大稱喜，徹席上金玉酒器，並以鏡兒贈李。

郭暖粗豪公子，終是大家門風手段。

武昌妓

韋蟾廉問鄂州，及罷任，賓僚盛陳祖席。蟾遂書《文選》句云：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登山臨水送將歸。」以箋毫授賓從，請續其句。座中悵望，皆思不屬。逡巡，女妓泫然起曰：「某不才，不敢染，欲口占兩句。」韋大驚異，令隨口寫云：「武昌無限新栽柳，不見楊花撲面飛。」座客莫不嘉歎。韋令唱作「楊柳枝」詞，極歡而散。贈數千納之。翌日，共載而發。出《抒情詩》。

趙令時

趙令時（字德麟，號聊復翁。襲封安宅郡王。）善詞。劉弇（字偉明。）既喪愛妾，而不能忘。趙為《清平樂》詞云：

「東風依舊，著意陶堤柳。搓得鵝兒黃欲就，天氣清明時候。去年紫陌青門，今宵雨魄雲魂。斷送一生憔悴，能消幾個黃昏。」

有王氏女聰慧，父母為擇配未偶，壯年不嫁。作《詠懷》詩曰：

「白藕作花風已秋，不堪殘睡更回頭。晚雲帶雨歸飛急，去作西窗一夜愁。」

趙鰥居，見詩，遂求媒焉。人以為二□八字媒云。

以下詞媒

清江引

劉婆惜，樂人李四之妻也，江右人，與楊春秀同時。頗通文墨，滑稽、歌舞迥出其流，時貴多重之。先與撫州常推官之子三舍者交好，苦其夫間阻，一日偕宵遁。事覺，決杖。劉負愧，將之廣海居焉，道經贛州。時有全音庵撥裡，字子仁，由禮部尚書值天下多故，選用除贛州監郡。平昔文章政事揚歷臺省，但未免花酒之癖。每日公餘，即與士夫酣歌賦詩。帽上常喜簪花，否則或果或葉亦簪一枝。一日，劉之廣海過贛，謁全公。全曰：「刑餘之婦，無足與也。」劉謂閻者曰：「妾欲之廣海，誓不復還。久聞尚書清譽，獲一見而逝，死無恨也。」全哀其志而與進焉。時賓朋滿座，全帽上簪青梅一枝，行酒，全口占《清江引》曲云：「青青子兒枝上結，令賓朋續之，眾亡有對者。劉斂衽進前曰：「能容妾入詞乎？」全曰：「可。」劉應聲曰：

「青青子兒枝上結，引惹人攀折。其中全子仁，就裡滋味別。只為你酸溜溜，意兒難棄舍。」

全大稱賞。由是顧寵無間，納為側室。後兵興，全死節。劉克守婦道，善終其家。

回回偈

至正間，明州女子柳含春，年□六患病，禱於延慶寺關王神而愈，因繡幡往酬之。一少年僧頗聰慧，窺柳氏姿而悅之。因以其姓戲作咒語，誦於佛前，名曰《回回偈》。其詞云：

「江南柳，嫩綠未成陰。枝軟不堪輕折取，黃鸝飛上力難禁。留取待春深。」

女亦甚慧，聞而恨之，歸告於父。時方國珍據明州，父因訟之。國珍捕諸僧至，訊作詞之姓名，對曰：「姓竺，名月華。」國珍乃召匠氏作大竹筒，將納僧以沉諸江。謂曰：「我亦取汝姓作一偈，送汝歸東流。」因吟曰：

「江南竹，巧匠作為筒。付與法師藏法體，碧波深處伴蛟龍。方知色是空。」

僧惶恐伏氣，叩頭告哀云：「死吾分也，更乞容一言。」國珍許之。僧復吟曰：

「江南月，如鏡亦如鉤。如鏡不臨紅粉面，如鉤不上畫簾頭。空自照東流。」

國珍知其以名為答，笑而釋之。且令蓄髮，以柳氏配為夫婦。

吟詞不差，還是錯做了和尚。

鬼媒

馬仲叔

遼東馬仲叔、王志都相知至厚。仲叔先亡，忽見形謂志都曰：「吾不幸先亡，心恒相念。念卿無婦，當為卿得婦。」遂與之期。

至日，大風晝昏。向暮，果有女子在寢室中。志都問其由，曰：「我河南人，父為清河太守。臨當見嫁，不知何得至此。」志都告之故，遂成夫婦。往詣其家，大喜，以為天授也。後生一男，為南郡太守。

身死矣，猶念友之無婦乎！其情乃勝於父母。

風媒

梁公肅

廣寧閭山公廟，靈應甚著。又其像設寧惡，林木蔽映，人白晝入其中，皆恐怖毛豎。旁近言靜夜時聞訊掠聲，故過者或迂路避之。

參知政事梁公肅，家此鄉之牽馬嶺。作舉子時，與諸生談及鬼神事，因有言：「我能以昏暮或陰晦之際，入閭山廟，巡廊廡一周。」諸生從與之。明日晚偕往，約諸生待於廟門外，奮袖逕入。至廟之東隅，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，梁公意其為鬼，負之出。諸生迎問何所見，梁公笑曰：「我負一鬼至矣，可取火照之。」及火至，見是一美婦。衣裝絕與鄉俗不同，氣息奄奄，狀若昏醉。環立守之，良久開目，問：「此為何地？」諸生為言其處，及廟中得之者，且詰其為人為鬼，何所從來。婦言：「我揚州大族某氏女。以吉日迎往婿家，肩輿中忽為大風所飄。神思亂散，不知何以至此。」諸生喜曰：「梁生未受室，神物乃從揚州送一妻，可因而成之。」梁公乃挈婦歸。

尋擢第，不數□年，致位通顯。婦舉數子。故時人有「天賜夫人」之目，至於傳達宮禁。梁公以大定二□年節度彰德，都下耆舊，仍有及見之者。兵亂後，梁氏尚多，問其家世，多「天賜」諸孫行云。

紅葉媒

於祐

唐僖宗時，於祐於御溝中拾得一紅葉，上有詩云：

「流水何太急，深宮盡日閒。慙慙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」

祐亦題一葉，置溝上流，宮中韓夫人拾之。後祐託韓泳門館，置帝放宮女三千人，泳以韓氏嫁祐。成禮之後，偶開筍見葉，異之，各出所得相質。歎曰：「事豈偶然。」泳開宴慶之，曰：「二人可謝媒矣！」韓氏作詩曰：

「一聯佳句隨流水，□載幽思滿素懷。今日卻成鸞鳳侶，方知紅葉是良媒。」

王伯良作《題紅》傳奇。

唐小說記紅葉事有四：《本事詩》云：顧況在洛，乘間與一二詩友游苑中，於流水上得大梧葉，有詩云：

「一入深宮裡，年年不見春。聊題一片葉，寄與有情人。」

況明日於上流亦題云：

「愁見鶯啼柳絮飛，上陽宮女斷腸時。君恩不禁東流水，葉上題詩寄與誰？」

後□餘曰，有客來苑中，又於葉上得詩，以示況，曰：

「一葉題詩出禁城，誰人酬和獨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葉，蕩漾乘春取次行。」

一說明皇時，貴妃寵盛，宮娥皆衰悴，不願備掖庭。嘗書落葉，隨御溝流出，云：

「舊寵悲秋扇，新恩寄早春。聊題一片葉，寄與接流人。」

況從而和之（和詩同前。）。既達聖聰，遣出禁內人不少。

又《雲溪友議》載：宣宗朝，盧偃舍人應舉之歲，偶臨御溝，見紅葉上有詩「流水何太急」云云。

又《北夢瑣言》所載，與《雲溪友議》同，以為進士李茵事。惟劉釜《青瑣》中有《流紅記》，易其人為於祐，妄也。

又，別書載：進士李茵，襄陽人。嘗游苑中，見紅葉自御溝流出，上題詩云，「流水何太急」云云，茵收貯書囊。後僖宗幸蜀，茵奔竄南山民家。見一宮娥，自云宮中侍書，名雲芳子，有才思。茵與之款接，因見紅葉，歎曰：「此妾所題也。」同行往蜀，具述官中之事。及綿州，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：「書家何得在此？」逼令上馬，與之前去。李甚快悵。其夕宿逆旅，雲芳復至曰：「妾已重賂中官，求得從君矣。」乃與俱歸襄陽。數年，李茵疾瘳，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氣。雲芳子自陳：「往年綿州相遇，實已自經而死。感君之意，故相從耳。人鬼殊途，何敢貽患於君！」置酒賦詩，告辭而去。此說更異。

以下虎媒

勤自勵

漳浦人勤自勵者，以天寶末充健兒，隨軍安南及擊吐蕃，□年不還。自勵妻林氏，為父母奪志，將改嫁同縣陳氏。其婚夕而自勵還，父母具言其婦重嫁始末。自勵聞之，不勝忿怒，輒欲拼生往劫。常破吐蕃得利劍，會日暮，因仗劍而行，以詣林氏。自勵去家八九里，屬暮雨天晦，進退不可。忽而電明，見道左大樹有旁孔，自勵避兩孔中。有三虎子，自勵並殺之。久之，大虎將一物納孔中，須臾復去。自勵聞其人呻吟，逕前門之，即婦人也。自勵問其為誰，婦人云：「已是林家女，先嫁勤自勵為妻。自勵從軍未還，父母無狀，見逼改嫁，以今夕成親。我心念舊，不能再見，適持手巾宅後桑林自縊，為虎所取。幸而遇君，今猶未損。倘能相救，當有後報。」自勵謂曰：「我即自勵也。曉還至舍，父母言君適人，故仗劍而來相訪，何期於此相遇。」乃相持而泣。

頃之虎至，初大吼叫，然後倒入孔。自勵以劍揮之，虎腰中斷。意尚有一虎，故未敢出。尋而月明，後虎亦至。睹其偶斃，吼叫愈甚。自爾復倒入，又為自勵所殺。乃負妻還家，今尚無恙。

此樹孔乃虎穴也。託其穴以避雨，借其力以得妻。大德不報，反以殺身，哀哉！然自勵不殺虎，能相信無害乎？猛惡稔著，為德而人猶疑之。世有施而不報者，可自反其平日矣。

鄭元方

汝州葉縣令盧造者，有幼女。大歷中，許邑客鄭楚，曰：「及長，以嫁君之子元方。」楚拜之。俄而楚錄潭州軍事，造亦辭而寓葉。後楚卒，元方喪輿居江陵，數年間音問兩絕，縣令韋計為子娶焉。其吉辰，元方適到。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。縣隘，天雨甚，元方無所容，逕往縣東□餘里佛舍。舍西北隅，有若小獸號鳴者，出火視之，乃見三虎雛，目尚未開。以其小，未能害人，且不忍殺，閉門堅拒而已。

約三更初，虎來觸其門，不得入。其西有窗，亦甚堅。虎怒搏之，陷頭於楹中，進退不得。元方取佛塔磚擊之，虎吼怒拿攫，終莫能去。連擊之，俄頃而死。既而聞門外若女子呻吟，氣甚困。元方徐問曰：「門外呻吟者，人耶鬼耶？」曰：「人也。」「何以到此？」曰：「女前盧令女也。夕將適韋氏，方登車，為虎負荷至此。今即無損，兩甚，畏其復來，能相救乎？」元方奇之，執燭出視，乃好女子，年□八，禮服儼然，泥水皆徹。既扶入，復固其門，拾佛塔毀像，以繼其明。女問：「此何處？」曰：「縣東佛舍耳。」元方言姓名，且話舊諾。女亦前記之曰：「妾父曾許妻君，一旦以君之絕耗也，將嫁韋氏。天命難改，虎送歸君。莊去此甚近，君能送歸，請絕韋氏而奉巾櫛。」

及明，送歸。其家以虎攫而去，方謀制服，忽見其來，喜若天降。元方致虎於縣，具言其事。縣宰異之，以盧氏歸於鄭焉。

周商女

義興山陳氏，薄暮，有虎咆哮其門，置一物而去，乃肥豕也。取而烹之。懼其復來，繫瘠羊於外以塞口。及夕，虎復銜一物至，大嗥者再去。陳趨視，則一年少女子，雖衣履沾敗，而體貌絕妍。扶入室，久而息定。乃言：「兒是江陰周商女，隨母上塚，為虎所捕。自分死虎口矣，不意得至此。」主人易衣，飲以粥湯。俾之縫紉，殊有條理。主婦諷之曰：「汝既無歸，肯為吾子婦乎？」謝曰：「兒得主君援救，出死入生，敢不唯命是聽。」陳以配其季子。

女甚勤儉，舉家愛重之。浹辰，其父母覓得之，大喜。言：「女未許人，今願與君結婚好。」因張宴，徵召親友。相與往來如骨肉云。時人謂之虎媒。

越客

唐乾元初，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。先是鎬在京，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冠第三子，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。已克迎日，而鎬左遷，遂改期來歲之春季。其年越客束裝南邁，以畢嘉禮。鎬知其將至，深喜，因命家族宴於花園，而德容亦隨姑姨妹游焉。山郡蕭條，竹樹交密。日暮，眾將歸，或後或先，紛紛笑語。忽有猛虎出自竹間，背負德容，跳入翳薈。眾皆驚駭，奔於張。夜色已昏，舉家號哭，莫知所為。及曉，則大發人徒，求骸骨於山野間。周回遠近，曾無蹤跡。

是夕之前夜，越客行舟去郡二三□里，尚未知其妻之為虎暴。乃與僕夫□數輩，登岸徐行，其船亦隨焉。不二三里，過水次，板屋之內有榻，因掃拂，即之憩焉。僕從羅列於前後。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，眾乃靜伺。微月之下，忽見猛虎負一物至。眾皆惶懼，共鬪喝之，仍大擊板屋。其虎徐行，尋俯於板屋側，留下所負物，竟入山間。僕從窺看，云「是人也，尚有餘喘。」越客即令舁之登舟，因促使解纜。燃燭熟視，乃是□六七美女也。容貌衣服，固非村間所有。越客深異，遣群婢看撫之。雖髻雲披散，衣服

破裂，而身膚無少損。群婢漸灌以湯飲，即能微微入口。久之，神氣安集，俄復開目。與之言語，莫肯應。夜久，即有自郡至者，皆云今尚書次女，昨夜遊園，為暴虎所食，至今求其殘骸未獲。聞者遂以告於越客，即遣群婢以此詢，德容號泣不止。越客既登岸，遂以其事列於鑄。鑄凌晨躍馬而至，既悲且喜，遂與同歸。而婚媾果諧其期。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祠，今尚有存者。出《雜異記》。

元方所遇，義虎也。自勵所遇，忠虎也。義興陳氏所遇，媚虎也。總之無愧於虎媒也。夫撮合為媒，越客婚有日矣。虎一番驚擾，大為嘉禮之累。板屋聲高，饑口未厭，天下有此惡媒乎？何以祠為！忠者見殺，惡者居功，此為媒者之所以競為惡，而莫肯盡忠也。

孤媒

別狐

天順甲申年間，浙中蔣生賣於江湖，後客漢陽馬口某店。而齒尚少，美丰儀。相距數家，馬氏有女，臨窗織綉，光采射人。生偶入竊見之，歎羨魂銷。是夜女自來曰：「承公垂盼，妾亦關情，故來呈其醜陋。然家嚴剛厲，必慎口脣持，始永其好。」生喜逾遇，遂共枕席。而口必三緘，足不外趾，惟恐負女，然生漸憊瘁。其儕若夜聞人聲，疑之，語生曰：「君得無中妖乎？」生始諱匿，及疾力，始曰：「與馬公女有前緣，常自來歡會，非有他也。」其儕曰：「君誤矣，馬家崇墉稠人，女從何來！聞此地夙有狐鬼，必是物也。」因以粗布盛芝麻數升，曰：「若來，可以此相贈，自能辨之。」果相授受。生如其言，因跡芝麻撒止處窺之，乃大別山下，有狐窟寢洞穴中。生懼大喊，狐醒曰：「今為汝看破我行藏，亦是緣盡。然我不為子厲，今且報子。汝欲得馬家真女亦不難。」自擷洞中草，作三束，曰：「以一束煎水自濯，則子病癒。以一束撒馬家屋上，則馬家女病癩。以一束煎水濯女，則癩除而女歸汝矣。」生復大喜。歸不以告人而自如其言為之。女癩遍體，皮癢膿腥，痛不可忍，日夜求死，諸醫不效。其家因書門曰：「能起女者，以為室。」生遂揭門曰：「我能治。」以草濯之，一月愈。遂贅其家，得美婦。

生始窺女而極慕思，女不知也，狐實陰見，故假女來。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，然竟以此得真女矣。燕昭市駿骨，而千里之馬果至。以偽始，以真終，狐雖異類，可以情感，況於築臺禮士者乎。

蟻媒

玄駒

昔有一士人與鄰女有情。一日飲於女家，惟隔一壁，而無由得近。其人醉隱几臥，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。隙不加廣，身與駒亦不減小，遂至女前，下駒與女歡。久之，女送至隙，復乘駒而出。覺甚異之，視壁孔中，有一大蟻在焉，故名蟻曰「玄駒」。見《賈子說林》。

情史氏曰：「媒者，尋常婚媾之事也。常事不書，有異焉則書之。媒而得，雖戾如虎，妖如狐，亦足以傳。媒而失，即氤氳大使使盡神通，適以導淫遺議。嗚呼！『伐柯伐柯』，媒其可苟乎哉！審於媒之得失，而情亦可自量也。」